

花季雨季·侠少系列

奇奇格 著

海天出版社

恕心劍



花季雨季·侠少系列

恕心剑

奇寓温氏·台吉·腾格尔·阿拉坦奇奇格 著

他想得是 自己以前曾杀过多少人

那些人是否真的个个该死

如果真该饶恕 自己却没有做到

还有什么资格为一个正道仁侠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恕心剑/奇奇格著. - 深圳:深圳海天出版社,
2000.7

(花季雨季·侠少系列/旷昕主编)

ISBN 7-80654-243-4

I. 恕… II. 奇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3247 号

花季·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周海彦 周鸣琦 责任技编:陈 炯

封面设计:王晓珊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5.375

字数:100 千 印数:1-6000 册

定价:9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序

去年年底，海天出版社老总旷昕兄寄赠两册武侠小说《飞坠浮沉》，并信云：“作者奇奇格，蒙古公主，年纪很小，只有十五六岁，却具才气。”

小说收到，搁在案上，一直没看。后来，香港的出版家李子君兄要为《飞坠浮沉》出香港版，嘱我一看，这才花了两个晚上，看了一遍。感觉十分奇特，既有震惊，后有失望。

震惊者是作者年纪小小，居然能炮制出三四十万的“巨著”（指篇幅言），失望者则是，节奏缓慢，看得颇费气力。

把想法跟李子君兄说了，他有同感。他说，中港两地的阅读习惯不同，内地读者诣求描写细致，一草一木，都非渲染不可，香港读者则不然，注重节奏明快。我建议稍作删节，李兄为尊重原著不允。

今年，我主编的“武侠世界”举办第二届“武侠小说”大奖，奇奇格以中篇武侠小说《恕心剑》参选，经

评委审评后，名列季军。我审视原稿，颇有惊喜。《怨心剑》的节奏比诸作者的处女作明快顺畅多了，合符香港读者的阅读要求。作者年纪小，对爱情颇有憧憬，在我看来，虽欠成熟，却有她天真的一套说法，妙之极矣。

武侠作家越来越少，少年武侠作家更如凤毛麟角，不易觅得，奇奇格的出现，正好填补这个空缺。我相信只要她努力下去，不久将来，武侠之坛上，奇奇格将会大放异采。

西城序于随缘轩角
庚辰年端午前三日

目 录

第 一 章	鼠 辈		1
第 二 章	意 外		13
第 三 章	相 逢		35
第 四 章	绝 色		48
第 五 章	魑 魅		65
第 六 章	连 战		78
第 七 章	落 网		93
第 八 章	牢 笼		100
第 九 章	激 烈		123
第 十 章	真 相		143
第十一章	有 爱		159
尾 声			164

第一章 鼠 辈

深山苍郁，翠林挺拔，娇艳的阳光透过碧绿的树叶，洒漏在地面上，流水淙淙，鸟语轻细，融和得宛如音乐般动人。

这缕流泉，是从一座奇峭的高崖间飞泻而下，溅在一方青石上，再注入溪水。溪水旁山径后，是浓荫如盖的密林。

只见一条人影，突然自密林中奔出，步伐沉重，口中带喘，奔至溪旁就扑倒在地，掬起溪水来一阵痛饮。

原来是个少女，脸上满是污泥，衣衫又脏又破，仿佛已赶了许久的路，许久都没有梳洗过了。

喝完水，洗净脸，阳光照上了她的脸庞，她脸庞比阳光更明艳，一双明眸比溪水更清澈。喘息已平静，又

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衣服，只觉浑身痒得钻心，再看看溪水，真想一头跳进清溪里洗个痛快。但万一有人经过，看见个大姑娘在阳光下裸浴，那岂非要命？

她心里犹豫了。

可是深山野岭，静得能闻松子落地之声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踪吧？她望着清冽似镜的溪水涓涓流过，越看越觉难忍，终于飞快的脱下了衣裙，钻入水中，清凉的溪水立刻淹没住了她动人的曲线。

经清水一浸泡，周身立刻舒服多了，她不禁阖起眼帘，长长喘了口气。

哪知她一口气尚未喘完，树林内陡然传出一声阴笑：“姑娘的衣服未免脱得太快了些吧。”

一个身穿绸衣，相貌俊俏的年轻人，随声掠出。少女吓得身子顷刻缩紧，颤声叫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年轻人笑容阴森，一把将杂草间的衣服远远抛去，少女骇极而呼。他已笑道：“在下姓童名春，江湖同道给在下送了个小小绰号为‘俏面鼠’是也。”他一双目光死死盯住少女浸在水里的身子，充满了邪恶和淫猥，似乎恨不得将她吞下肚去。

那少女却恨不得给他个大耳光，又羞又怒，咬牙道：“你为什么将我的……衣服抛掉……”

童春嘻嘻笑道：“有我在这陪姑娘，姑娘还用得着穿衣服么？”

少女恨得牙痒，她方才还因为溪水清澈而欢喜，此刻却又恨这水太清了，她身子在水里隐约可见。少女几

乎缩成了一团，大骂道：“江湖中人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个卑鄙下流无耻的鼠辈！滚，快带着你这双见鬼的眼睛滚远……”

可惜童春非但没有滚远，反倒越走越近，那双色迷迷的眼睛也越逼越近。少女整个身子都僵了，她此刻赤裸着身子，哪里敢和这色鬼动手？躲还躲不及。

她急得眼泪快流了出来，只有哀声道：“求求你……不要过来……”

童春得意的阴笑道：“不要？我一路都在跟踪你，如今终于遇着了个好机会……”那小溪虽深却不宽，他一伸手便可够到少女了。

忽听背后有个冷冰冰的声音道：“住手！”

童春吓了一跳，转身过去，看见林梢下站着个白衣人！

这人体魄修长，脸色苍白，耸直的鼻梁，斜飞的双眉，为他端正坚毅的脸庞衬托出英挺之气，目光中却透着冷峻的寒光。

这寒光使童春浑身一个哆嗦，道：“阁下是哪一位……”

白衣人冷然道：“荒山野岭，欺侮孤身少女，此乃何等令人不齿之事，无论我是哪一位，都定要伸手管一管的。”

童春强作镇定，“何妨报上姓名……”

白衣人一字字缓缓道：“史盛开。”

天啊！“毒手佛心”史盛开？近几年来，江湖正道

上最著名、最出色的风云人物。

童春做梦也想不到今日会在此地撞见他，脸色“刷”地煞白，强撑的镇定也没有了，语声发抖：“史……史大侠……”

史盛开冷冷地说：“既然知道是我，还不快滚！今日我念你恶事尚未做出，便饶过你一次性命。”

传闻平日史盛开行走江湖，无论什么淫贼或恶徒撞在他手上，他一律斩尽杀绝，不留活口，所以才得了个“毒手”的称号，今日竟会对“俏面鼠”童春开恩，童春如蒙大赦，又惊又喜，不敢再啰嗦，转身窜林而逃。

少女长长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多谢史大侠相救，小女子真感激不尽。”

史盛开道：“小事一桩，不必介怀。”他已为少女将衣服拾回抛过去，背转身，欲朝山径快步离开。

少女跃入草丛，边穿衣边急道：“史大侠，你慢走……”

史盛开未回头，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事？”

少女飞快穿好衣衫，靴子尚未套上便赶了过来，脸上浮现一抹兴奋而美丽的红晕，晶澈的眼眸盯向他道：“还未容小女子拜谢，恩公怎么能走呢？”

史盛开似勉强笑了笑，“我说过，这连‘举手之劳’都谈不上，只能算动动口，姑娘何必放在心里。”他让开少女，又欲起步。

少女道：“你……你连我的名字都不想知道么？”

史盛开正待答话，脚下却突然一个踉跄，几乎跌

倒，幸亏少女及时扶住他，失声道：“史大侠，你怎么了？”

她这才发现史盛开脸色异样苍白，紧抿着坚毅的嘴唇，仿佛在忍受着剧烈痛楚，她一把掀开他披风，发现肋部衣服上血痕斑斑。

少女惊道：“史大侠，你受伤了？伤得重不重？”

史盛开道：“无……无妨……”

怎么会无妨？他连走路都已乏力。少女盯着他摇头叹道：“好了，现在恐怕该轮到我来救你了……”

娇语未落，又听一人阴笑道：“他只怕已是没得救了，姑娘还是先救救自己吧。”在这阴邪的笑声中，“俏面鼠”童春竟又去而复返！

史盛开面色一变，叱道：“你又回来干什么？送死？”

童春笑道：“不是送死，而是送你上西天。”他大笑接着道：“我方才真有些被你的名头吓懵了，竟直奔出半里地才想起，江湖传言‘毒手佛心’史盛开从不愿拿自己的名头去吓人，更不会对敌人手软，是挂了招牌的‘毒手’，今日怎么会对我慈悲起来呢？”

少女眼波一转，突也笑道：“莫忘了他招牌上还有‘佛心’两个字，佛家当然要讲究慈悲为怀了。”

童春咯咯阴笑：“可惜幸好我没有这么想，所以才决定回来瞧瞧，如今果然瞧着好戏了。”

他盯住少女，又笑道：“你方才问他伤得重不重，我告诉你，一定很重，重得根本无力出手了，但他恰巧

路经此地，遇上这桩闲事那份佛心又动了，非想管管不可，所以才强撑英雄，抬出名头吓吓人。”

少女冷笑道：“那也因为你的确是胆小如鼠，不经一吓！”

童春脸色变了变，迅即又笑道：“当然，我的胆子当然没有姑娘你大，姑娘你居然有胆量在阳光下裸浴，嘿嘿，真连我也佩服了。”

少女霎时满腮红云，恼羞成怒，一拳痛击了过去！

童春见她拳势虽凶却无刚劲，更放心了，使一招“顺手牵羊”闪电般叼住她腕子，少女惊呼一声，被他拉入怀抱。

童春得意笑道：“小绵羊花拳绣腿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……”

谁料少女忽然又扬起素手，“劈劈啪啪”扇了童春五六个耳光，出手迅急无比，童春竟没有躲开！

他一张脸已被打得红得像石榴花了，捂住脸踉跄后跌，少女却顺势飞起一脚，踢得他滚了出去，“砰”的跌在地上。

他被踢中穴道，再也爬不起来。目光瞪向少女，充满了惊骇之色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少女指着自己冷冷道：“知不知道本姑娘是谁？敢占我的便宜？真活得不耐烦了。本姑娘燕雪函今日就是你的催命符！”

“轰”地一下，童春觉得自己头大了，舌头也打了结：“原来……原来姑娘就是……‘秀手狂拳’燕雪

函？”

少女冷笑道：“说对了，我就是燕雪函。”

一个“秀手狂拳”，一个“毒手佛心”，平日可都是黑道恶徒的煞星。童春苦着脸道：“天啊，怎么今天全让我撞上了？”

燕雪函冷笑道：“因为你头顶上正写着‘倒霉’两个字！”

童春道：“方才……方才我为何又能捉住你……”

燕雪函：“你武功本不弱，我故意那样做，只是为了让你认为我武功不及你，大加松懈，才好一招将你踢翻”。

有人笑道：“看不出姑娘倒也蛮有心计的嘛。”

燕雪函昂首道：“本姑娘当然……”

她戛然住口，只因她忽然发现不对了，这句话既非是童春说的，看来也不像是史盛开说的。

难道还有第三个人？

史盛开因重伤缘故，已无法站稳，半跪撑在地。

听到这个声音，首先变色的是他。

从山径下一块大青石后转出个满身银缎衣，长鼻剑眉，笑容傲峭，眼睛中散发着银灿灿的奇特光芒，手持一把铜铜的汉子。

燕雪函喃喃叹道：“怎么又来一位……”眼睛一瞪，“喂！你是谁？轻功倒不错，本姑娘居然没听到你的脚步声……”

银衣汉子笑道：“姑娘正处于昂首得意之时，怎么

会再留意别的？”

燕雪函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银衣汉子淡淡道：“我来可并非为了姑娘你，而是为了这位史大侠……”

霍然转首向史盛开，笑容已趋严峻：“怎么样？史大侠，你逃了这么远，终究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。”

燕雪函大声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史盛开以手撑地，咬紧牙道：“他……他是‘银瞳飞铜’岳似心。”

燕雪函讶然道：“岳似心？就是他击伤了你？不，不对，他的武功怎么赶得上你，一定是偷袭暗算的。”

史盛开点了点头，口中逐渐喘息，嘴角逐渐淌下了鲜血，他受的非但有外伤，也有内伤！

岳似心奸笑一声，眸中凶光更炽，“姓史的，你根本已无还手之力，受死吧！”掌中铜铜飞抡而起，破风而击史盛开！

然而旁边燕雪函眼见危急，娇喝一声，亦出拳直击他左耳！他若当真被击中，只怕便会觉得“如雷贯耳”，万难消受了。

岳似心只得撒铜跃开，怒喝道：“小妮子，你敢多管闲事？”

燕雪函喝声比他更大：“本姑娘偏要管！你暗算伤人，和童春一样卑鄙无耻，我焉能让你再伤到史大侠。”

说着扑了上去，“呼呼”又攻出七八拳之多，招式博杂急密，拳劲之猛，如狂风巨澜，逼得人透不过气

来！

岳似心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个泼辣丫头，果然是‘秀手狂拳’呀。可惜今朝遇见我，我看你还能狂到几时……”

他手使一柄二尺七寸长的铜铜，应付燕雪函。两人瞬息间交上了手，拳影蓬泻，铜风啸飞，战况逐渐转入激烈中。

岳似心使这乃是长单铜，形似硬鞭，但铜身无节，铜端无尖无刃而有四棱，击势有上磨，下扫，中截，直劈，侧撩，绞压，走的也是刚猛一路，眼见其内力之深，竟是一等一的高手！

两厢交战顷刻三十余招过去，燕雪函渐渐感觉到了对方铜势的逼人，自己双拳虽泼辣狂厉，内力终究比不上他。

但她性子拗倔，虽明知如此，仍毫无退缩畏惧的意思，依旧狂猛进攻。只见铜影缭绕住她前后左右，罡风四撞，远处碧叶飞散，地上碎石激跳，战局越演越烈。

童春看罢惊大了眼。现在的情景是：一个被踢中穴位躺在地上，一个身负重创坐倒地上，另外有一男一女却在亢奋大战！

史盛开眼前慢慢迷惘，脑中慢慢昏沉，但他内心担忧焦急，怕战斗中的燕雪函会有所闪失，尽量睁大眼睛。

又酣斗了五十多回合，燕雪函已是汗珠滚落，口中娇喘。但她性子来了，半分不甘示弱，仍拳飞似浪，层

层卷袭！

岳似心铜势虽也缓慢了许多，出手却比她显得轻松。他见燕雪函这时已是强弩之末，暗自窃喜，大喝一声，飞铜似矢，急暴而出！

燕雪函被逼得破绽大露，岳似心觑个漏洞，一招“横三竖四”连发七铜，直点她胸上“中府”、“膻中”、“梁门”、“右臂”、“侠白”、“曲泽”等多处要害穴位。

燕雪函慌忙避开，岳似心忽然将铜铜直抛上空，铜铜竟会在空中转势，满贯内力，呼啸着又直射而下，袭向燕雪函背部。

这真是一招“杀手铜”。

“银瞳飞铜”岳似心的绝技“一字飞”！同时，他双掌一招“霸王推鼎”径拍向燕雪函的双肩处“巨骨穴”。

这两厢都是绝强的煞手，致使对方突遭前后夹击，背腹受敌，江湖中不知有多少高手换作这种情况，都要重伤败阵。

燕雪函也不例外。

她既算躲得开双掌，也万万躲不开飞铜了。情急之下，竟全不顾背后的飞铜，低肩躲过，便一头朝岳似心胸怀内撞了上去！

这真是一招狂猛拼命的“老佛撞钟”攻势！岳似心大感震惊，急切间三尺距离哪里还闪得开，“砰”的一响，他惨叫出口，身子已被撞得飞出了两丈外。

燕雪函可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铜尖“哧”地直扎入她背脊，她凄然一呼，痛彻肝肺，同样被震飞了丈余远，

落个两败俱伤，惨淡结局。

岳似心跌地后，喷洒大口鲜血，一时半刻是无法站起了。而燕雪函不偏不斜恰巧落在童春身上，“砰”的响音后童春哎呀一叫，双方都被震得不轻，燕雪函更因重创缘故，当场便晕了过去。

史盛开叫道：“燕姑娘……”音哑力竭，几乎喊不出什么声音，他忍住身上一切痛苦，欲挣扎着爬过去。

天知道——童春经燕雪函这么一震，先前被她踢中的穴道霍然畅通了！他大喜过望，立即一骨碌滚开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腾跃而起。

扫眼一看眼前景象，他已忍不住得意仰天大笑：“妙极妙极，看来我童春头上‘倒霉’二字应该改为‘走运’了。”

这回可好，现在地上躺着的三位全是重伤者，怎么抵抗得过他？天意巧合，使“俏面鼠”童春又控制了局面。

他先一掌将史盛开扇滚出了几尺，又赶过去为燕雪函拔掉利铜，封住她背上穴位。远远的岳似心看罢吃惊，嘎声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童春道：“干什么？将她带走为她治伤去，我看上了这位姑娘，可不能让她死在你手里。”

岳似心脸颊惨白，银瞳中的光彩也黯淡了，舔舔嘴唇血丝，讷讷道：“不知朋友……能否也帮帮我……”

童春瞥了他一眼，“帮你？哼，我帮你有个什么好处。”他忽然看到了半处昏迷状的史盛开，便改口问道：